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晉書中

今人言鄭真曰東野先生長洲王守楙其末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到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



禹有四入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

卽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淡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乳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



語詞益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亦曰瘦向章當

此所賦江革忠孝

家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

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

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

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

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

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

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

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

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

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

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

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陽亦不

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

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



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佑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



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

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

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刃曰當

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

朝百人緩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

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

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

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延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穀

弩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

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

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涯為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為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為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



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

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祭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為檢



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  
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僉禮部郎中呂溫代鄭  
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  
二乃號柱國

唐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雲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  
壁畫古烈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  
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烈士唐翰苑粉  
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  
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  
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薛侵因看薛稷  
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  
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  
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  
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  
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  
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  
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為文必有所祖又  
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  
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  
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  
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  
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  
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  
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

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  
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  
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  
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  
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友遂牽連  
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  
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  
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  
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交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



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  
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  
都市殺嵇康

###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  
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  
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  
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  
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  
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

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  
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  
示在位者咸皆怪懼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  
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  
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  
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  
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  
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  
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  
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



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  
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  
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  
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  
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  
其略如曰末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  
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

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  
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  
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  
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  
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頹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  
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  
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  
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  
過不為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  
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



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  
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  
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  
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儼身年六十六  
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  
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  
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  
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  
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  
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  
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  
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夢自三十至七  
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  
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  
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  
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  
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  
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  
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



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明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潁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

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以鄧通以吮癰之怨餓以鼂錯為國遠慮而誅歿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歿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太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為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



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  
為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  
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  
殺臣下不以為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  
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  
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  
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  
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

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溟沆瀣一何  
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吳曜書  
陳環顧鈴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蘇祖入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  
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  
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  
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  
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  
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  
威德當流慶於外孫冷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



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  
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  
平原華嶠稱其父先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  
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  
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  
頗覺辭費。卷之二十八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

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塵  
污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  
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  
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  
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  
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汜濫之浮雲兮。



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又與古詩書無之意。其意云：雲蔽白日，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為四韻，亦有坡伏鼇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為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

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艾，疑古人艾，艾字通用。如石經艾用三德為艾。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



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

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晝寢作晝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



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撻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士隆果三交百餘歲

僕髫髻時侍叔父問路旁三交之說謂出於近時小

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交年各百餘歲相與鉏耒莠住車問三交何以得此壽上交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交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交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交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弼弼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



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為蕩以余觀之落字為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為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為窗雨所沾耳開元

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為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為局削木為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懶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



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淮南子曰  
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  
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  
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  
不同雜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  
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  
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姜  
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  
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  
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  
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也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  
既得太公相知之淡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  
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  
唐又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轉  
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  
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貨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  
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  
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



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空文四部同空文  
一若頭郡守左符其文與王武其文同賞無殊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  
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  
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  
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  
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  
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  
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  
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

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  
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  
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為不同  
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  
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  
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  
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  
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歿濬後一日歿李摯



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  
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  
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  
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夢元衡後一年  
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  
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  
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  
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

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  
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  
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諫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  
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  
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音白樂天詩  
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  
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  
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



爲己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  
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  
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  
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初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  
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  
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  
知樗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淡於  
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溪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

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  
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  
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  
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  
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  
如鶴以怨望鷓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  
懼燕以狂盱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鴿以潔  
唳梟以凶叫鷓以愁嘯鵝飛則域沉鷓鳴則蚓結鵲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  
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



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  
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  
頸野鶴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鵲  
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  
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  
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  
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  
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  
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  
雅謂師曠作其疑則信之亦非曰夫大書先之矣

###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  
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  
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  
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  
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 慨慷等語

漢皋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  
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  
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



自為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

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內飾則結繆綢。

###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誥：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



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公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難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歿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

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蝮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蝮二字司馬遷用媒藥二字僕觀曹氏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太樹之蝮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蝮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蝮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蝮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  
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  
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  
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  
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

長洲吳曜書  
唐麒麟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對真床而後殿則非其無益長洲王祖楙氏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  
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  
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  
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  
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



下九九而御臯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  
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  
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  
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  
二十夕入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  
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  
伐真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  
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

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  
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  
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  
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  
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



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若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



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 鷓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歿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為長沙傅賦鷓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太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

浮其歿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鷓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鷓冠子楚人隱居溪山以鷓為冠號鷓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鷓退之獨非其書以為好事者偽為是本反用鷓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妻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

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曾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京兆眷方滋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却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霅谿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恠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



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蘇用玉盤字何  
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為我羽  
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柸盛白酒梁  
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摛橘詩愧以  
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  
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  
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  
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

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  
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  
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  
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  
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  
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  
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  
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

金林又謂頓其取引疑其少如按此與此意出於



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  
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晉書一和勲亦兩王入吳言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  
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  
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  
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  
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  
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  
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  
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  
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  
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斤  
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  
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  
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  
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嚙門見晉  
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



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  
見唐書駟僧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  
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  
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樂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  
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  
見南唐書同年及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日等  
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  
詐寧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  
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  
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

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爲人所權快見左  
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  
丹霞語對牛彈琴作奴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  
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  
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  
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  
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  
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奴一雞鳴此語  
亦有自也觀前漢郅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



意譌一姬為一雞耳。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  
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翻  
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  
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為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  
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波不  
盡之意且滄波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  
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  
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為證僕案禽經鳧好沒鷗好浮

###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  
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南部新  
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椀盡  
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  
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  
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  
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  
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  
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冑向歿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冑向歿前聞是也

###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隣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為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

### 名耳

###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淡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淡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歛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擊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哂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益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去聲讀而傳咸韓退之詩梁氏詔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傳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閭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滅闡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



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革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逐場突注徒鄰切以唐為場李白赤壁歌蘇觀唐突留餘跡劇



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關詩  
行彼土山頭歎起相塘突見太平廣記僕謂塘唐  
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葵在  
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塘突字則  
魏志子建謂韓宣宣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  
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  
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  
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

曲一曲製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  
俗說曰郝僧施青谿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  
益壽見其詩而歎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  
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  
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  
再拜幾叔幾孀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  
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為輕已雖平交亦  
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  
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  
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  
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  
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  
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  
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為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穀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

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 貓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貓鬼者觀隋獨孤隨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貓鬼言子者鬼也其貓鬼每殺者所歿之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



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域而依附於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



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

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



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  
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  
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  
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  
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  
百萬莽淡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  
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  
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

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  
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  
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  
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  
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  
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



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

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



每新入學求訪實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  
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  
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  
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  
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  
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為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為  
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劔東晉  
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

戰奴吳漢表為置祠為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  
不可引東晉為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  
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  
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  
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  
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  
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  
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取之半對其死也對其生也對其死也對其生也八珍燕醢牛炙羊炙鹿炙兔炙狗炙豕炙魚炙兔炙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

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為玉栝玉栝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肺不熟

###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筮御此老殼鯨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為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傅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夾周四角是亦以角為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為角音祿又



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  
謂詩角里為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  
訓亦書為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卽孔安  
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旣長慕  
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  
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  
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旣長向學慕藺  
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

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  
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  
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  
錄謂按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  
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  
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為五卷愧  
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  
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



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  
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  
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  
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  
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  
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  
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  
鄭僂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

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  
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  
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  
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  
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  
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  
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



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為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為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為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狢狢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



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  
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  
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  
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謏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謏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  
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謏詩有曰功業  
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  
謏所答按琨集中有謏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

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  
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  
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  
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廢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  
體良才又罹危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  
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  
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吳興  
黃周賢

野客叢書附錄

野老記聞

長洲王林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  
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  
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  
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  
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  
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  
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  
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  
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  
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  
誓師出抗而歿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  
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  
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毀文昌  
為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為命  
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  
為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  
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  
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  
胎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  
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  
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  
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  
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  
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  
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



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却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雖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潞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間曹場了



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

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怒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

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

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

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  
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  
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  
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  
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  
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  
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  
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  
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



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  
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  
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  
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  
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  
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  
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  
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  
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潛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摩地以行呼之  
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  
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莖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莖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言附錄

壬戌年冬朔旦吳  
懼書完地舞舞舞

宋王先生墳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



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林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

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物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爲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稟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



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頷之門逾三十年賓主  
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  
卷易簣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  
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  
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  
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  
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  
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  
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  
中是為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腳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  
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  
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撫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  
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野客叢書三十卷

穀祥

十一世祖講書君府君所著也府君蚤孤隱居養  
母博學好古著述甚多鄉人尊稱之曰講書君云  
是書家藏宋鈔本惜闕而不全嘉靖壬辰穀祥承  
乏選曹偶於寮友處得見全帙亦鈔本借歸命吏  
錄之謹自校閱媿膚淺不知所裁壬戌夏秋穀祥

敬復手錄一過且校且錄付工繕寫鋟梓六越月  
而工完蓋嘗辱太史文公徵明儀部陸君師道鄉  
進士袁君尊尼先後讎校再三又蒙黃門顧君存  
仁太學金君魚借所藏鈔本以資勘訂雖甲乙相



為是非彼此互有得失而改竄是正終寔賴之諸  
 公之惠於穀祥也厚哉間猶有疑者姑闕之以俟  
 魚豕之譌拂塵之喻知所不免然亦千一矣又按  
 是書舊有宋參知政事鳳山李公性傳之序文穆  
 范公成大之跋今皆不存他日得之當續刻焉  
 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望十世孫穀祥  
 百拜謹識

十一世孫穀祥  
 二十卷





